

所謂《永乐大典本交州記》

张秀民

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中有德化李氏旧藏《永乐大典本交州記》。今年七月日本东洋文庫来函，委托北京图书馆代为摄制显微胶卷，可見此书已引起日本学者的重視。关于此书，解放前余亦一度詫为惊人秘笈，因为我国古代如后汉姚文式，晋邓忠、刘欣期、刘宋刘澄之，唐曾袞等，均撰有《交州記》，与佚名的《交州集記》、《交州外域記》等，并皆亡佚；只有晋刘欣期《交州記》，清曾釗有輯本数頁。今在《永乐大典》中居然发見《交州記》原本，不能不說是至宝。于贊叹之餘，曾据該館藏本手录一部。后經仔細研究，乃发見此本实为伪书，曾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写了一篇《伪交州記跋》。茲将旧文稍加改易，鈔录于下，以供海内外研究越南古代史地者之参考。一九六二年九月。

伪交州記跋

右《交州記》一篇，余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德化李氏旧藏善本书中录出。原系綠絲闌鈔本，半頁十行，有“廷式案”云云，疑为录萍鄉文氏鈔本。首为《經史百家制度》附《宏詞綱要》，次《交州記》，次《宋狀元及第圖》，三書合訂一冊。書皮有李氏亲筆題識云：“右書三種，并从《永乐大典》錄出，甲午裝。盛鐸記。”甲午即中日戰爭之年（一八九四年）。副頁有“山西省提法司印”首尾有“鑒嘉館印”，李氏之藏章也。《交州記》出《永乐大典》卷一万一百二十一五九；《經史百家制度》出大典卷一〇一三六、一〇一五六、一〇一五七、一〇一五九；《宏詞綱要》出卷一一三五；《宋狀元及第圖》出卷一四一二七。四年前往沙滩北京大学閱書時，得見該書，甚為惊喜。久欲抄錄一本，作為研究越南古史之資料，今年設法錄成副本，始得偿數年宿願。書中有唐武德、貞觀、調露、大歷等年號，故嘗疑此為唐僖宗時曾袞所撰之《交州記》。惟書中誤字不少，《大典》校仇精审，不若《四庫全書》之馬虎，誤字當由傳抄者疏忽所致。乃就其顯然舛訛者，改正七、八字，餘則取宋樂史《太平寰宇記》校對之。讀至一二頁，始恍然大悟，此《交州記》非他，實即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一百七十之交州部分也。《寰宇記》卷一百七十交州、峰州卷一百七十一，嶺南道十四、十五愛州、驪州等十六州皆敘述越南古地理，而《大典》所采入者為交州部分，取卷端“交州古越地”，斷章取義，乃標題曰《交州記》，可謂妄矣！今乐氏原書二百卷具在七卷，今本缺亦何貴乎此伪书也？轉覺昨日之亲手写录为多事，昔之宝以为美玉者乃燕石耳；然數載之疑，一旦豁然，亦快事也。此本与清嘉庆六年（一八〇一年）刊本《寰宇記》，文字上微有詳略不同，如南定县下，《寰宇記》有小注云“按唐書地理志县八，有太平一县”。土产、椰子树下，有人面木、龙眼木、桄榔木。慈廉江下，亦有小注，而此本均缺。《寰宇記》“割交州以南分海南三郡”，“調露元年八月”以下，各缺一行，而此本文字不缺，其他又可籍以改正誤字数处；然因两者內容全同，故可知其为抄乐氏书。或以为《交州記》既在宋乐氏以前，則当为乐氏抄《交州記》，而非《交州記》抄乐氏矣。夫乐氏书为地理名著，书之可貴，正因其保存大量古佚书；然其书既非丛书性质，又非《大典》式之类书，故其采用古书，多在行文中偶引数句或数行，一鳞半爪，并非将全部古书抄入。即在此卷中引用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南越志》、《梁天监起居注》等十二种，其中引无名氏《交州記》三次，《交趾記》一次，刘欣期《交州記》一次，均散見各条目下，前后皆不連貫，其非一人所撰之《交州記》甚明而与乐氏书其他各卷体例相同，故可信其为鈔自乐氏书。余恐讀是书者震于《永乐大典》之名，以为真古之《交州記》也，故发其覆于此。